

《岁月·情怀：原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同仁回忆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5年01月01日

开本：16开

纸张：胶版纸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60856087

北京院早期的历史变迁—60年后的回忆 / 陈兆伟 北京院播下的建材设计种子 / 刘世瑾
吴正直 周兆桐 黄建华 为我们的设计院摆摆功——在青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/ 翟宗瑶
大洋彼岸的北京院情结 / 陈家豹 从中直修建办到北京院 / 汪孝慷 情系北京院 / 陈桢平
悲欢岁月真情无价 / 孙应铨 岁月留影时代印记 / 李玉秀
长相思——怀念北京院人 / 王祖萱 回忆我在北京院的三年 / 蒋沛江 向往 / 周觉民
拳头院与北京院人 / 赵伊正 在北京院的日子 / 姜文源 一点不完整的记忆 / 童正邦
北京院人不了情 / 陈大钊 挑选芝麻谷子翻晒陈年旧事 / 邱秀文令人留恋的设计生涯
忆哈军工工程现场设计 / 黄建华 戴念慈带队赴朝勘察志愿军烈士陵园园址 / 蔡德庄
回忆参加洛阳拖拉机厂、洛阳轴承厂的设计工作 / 周产娣 缘 / 刘大源
国防工程建设琐忆 / 庞传贵 我所经历的援外工程设计等工作 / 刘福顺
赴斯里兰卡考察和设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 / 韩鸿钧
室内设计组的创建一件开创性工作 / 何天泰 忆北京院家具组 / 李书德
动力组从组建到拆散的历史回顾 / 姚德霖 从设计办公室到技术情报组 / 赵湘良
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编辑记事——总类组始末 / 朱恒谱 张毓科 王元敢 冯焕章 马韵玉
我所知道的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 / 欧阳星跃 我的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缘 / 周庆琳
难忘的二汽工程设计 / 孙今权 我在北京院做的最后一个工程现场设计 / 黄彭年
二汽轶事 / 王侠宗 二汽现场艰苦生活纪事 / 贾恩福 两次工程选点和后续点滴 / 沈芝珍
钻山沟 / 胥正祥 值得怀念的月坛电视塔 / 曾哲年 广州越秀山电视塔设计 / 姚家初
同心协力完成钢结构塑性设计研究课题 / 魏才昂 吴瑞林 王俊起
1966年邢台大地震实地考察记 / 郭世钰 我的一生 / 常骏 我的人生工作轨迹 / 赵恒年
北京院人的风采 一位踏着时代步伐终身奉献事业的人——缅怀金瓯卜院长 / 周天培
记王润芝同志对“文革”中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谈话 / 柳钺
我所认识的陶逸钟先生 / 程泰宁 怀念林乐义总建筑师 / 王荣寿
他的天地在中国——忆林总 / 石学海 戴总的创作思想及高尚品德 / 傅秀蓉
回忆与龚德顺共同工作的时光 / 刘世瑾 相依相伴六十载——思念德顺 / 孔令娴
设计大师孙芳垂的人生格言 / 编者 老总们对我的言教与身教 / 朱景龙
追忆周永源主任工程师 / 陈家豹 钢构声争——李瑞骅的毕生追求 / 张珑
真诚忆语璀璨人生 / 傅志镇 怀念曾坚主任 / 饶良修 黄建才 劳智权 忆王庭蕙 / 贾恩福
一位十分敬业的朋友 / 张毓科
一位颇具儒家风范的学者——中国传统家具研究权威陈增弼 / 邓元庆 人才成长的沃土
忆北京院前辈们对我的栽培和关怀 / 谢如正 良师益友李瑞骅 / 姚家扔
怀念陶逸钟徐炳华高法悌三位老工程师 / 黄际洗 我实现工程师梦想的地方 / 周产娣
感谢北京院对我的培养 / 陈粹芳 从酷爱绘画开始的建筑生涯 / 黄建才
我认识的程克栋 / 孙玉栋 忆艰苦的夜大学习 / 吴志棠 我印象中的北京院 / 王英
我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大阅兵 / 赵湘良 我的北京院梦 / 周天培
北京院情结从劳动实习开始 / 何才发 回顾在六建劳动锻炼的日子 / 宋建华
深深怀念在北京院的日子 / 陈永明 新兵上岗前的培训 / 郭世钰 孩子们的摇篮 / 孔令娴
非常岁月的往事 长沙机床厂现场设计片段回忆 / 童正邦 建工部五七干校勘址记 / 韩鸿钧
我在五七干校当司务长 / 宋建华 匪夷所思哭笑不得 / 陈大钊
我在秦屯干校的五年 / 刘益蓉 一段难忘的深情 / 姚玉生
下放河南省分配记 / 宗仁民 刘思绪 郭世钰 下放湘西记述 / 凌立信 樊子普二三事 / 刘益蓉
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/ 赵湘良 诗一首 / 邓元庆 记住这段历史 / 周产娣 离开北京的日子

难忘的第一次聚会 / 孙芳垂 回忆孙老 / 凌立信 龚正洪先生与B+H建筑师事务所 / 邱秀文
最宝贵的人生财富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/ 叶湘菡 回忆离开北京院后的岁月 / 童正邦
我在B+H建筑师事务所做翻译 / 李定毅 “客串” 锅炉房工艺设计 / 冯若行
中国心 / 陈大钊 危难之中见真情 / 么桂环 我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 / 宗仁民
友谊长存 / 姜文源 聚会心得 / 张仕玉 建筑画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/ 王章
远涉重洋开始新的人生 / 曾点 郴州寄语 / 陈积善 同仁艺苑后记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早就羡慕这个名院，出差、开会和培训都来过。

那些技术权威的名字在图纸、杂志上常见。迈进这个高门坎，即将同他们一起工作，深感荣幸，还有些忐忑！设计局的干部告诉我，国家及部领导为建立“拳头设计院”的理念费了不少心血：首先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设计人才，又调集从国外归来的技术专家和华侨。设计局还从清华、同济、哈工大等名牌大学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子。

北京院建院初期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为了建立这样的拳头设计院，请苏联专家进驻北京院。其中有各级技术领导，包括总工程师、主任工程师、设计负责人，就连成品出图及档案管理都配备苏联专家协助管理，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。

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层也都具有一定专业基础，有的本人就是技术专家，而且都有很强的事业心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设计院工作，真可谓“得天独厚”！国家那么用心打造这样的设计院，担当的任务肯定是重量级的，接受的设计项目都是国家计委、中央办公厅及各部委的重要工程，各部有一定难度的建筑项目，就会找到建工部，建工部只要交给“北京院”就可放心，确保质量，按时完成任务。

计委要我们做援外工程，建委要我们参与建国十周年十大工程，外交部要我们设计驻外大使馆，教育部又要我院设计大型的重点大学，一机部要建汽车厂；二机部、三机部、五机部、六机部，我院都接受过他们的委托。尤其七机部尝到了甜头，还想把北京院切一块过去。我们院甚至承担中南海内部工程。

刚进入这个“拳头设计院”，不认识一个人，还有点拘束。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从未做过的，我从地方上来，水平低。1962年前地方上本就没什么大工程，而刚报到上班，安排我到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编辑组工作，让我计算18层高层框架，将各层柱断面列表供建筑专业设计参考。1962年全国高层有几栋？有几个设计人员做过？那时又没电脑、软件，只有计算尺拉来拉去。但经过自己努力，不到一个月硬着头皮完成了！我自己都有点不信，怎么一下子提高那么快？原因很简单，既是“拳头设计院”，就有美国的工学博士、西南联大的教授、苏联回国的副博士指导，而且还有很多图书资料供参考。在这个院只要努力，肯学肯做，就什么都不用怕，这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增强了信心，打下良好功底。早就羡慕这个名院，出差、开会和培训都来过。那些技术权威的名字在图纸、杂志上常见。迈进这个高门坎，即将同他们一起工作，深感荣幸，还有些忐忑！设计局的干部告诉我，国家及部领导为建立“拳头设计院”的理念费了不少心血：首先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设计人才，又调集从国外归来的技术专家和华侨。设计局还从清华、同

济、哈工大等名牌大学挑选了一批优秀学子。北京院建院初期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为了建立这样的拳头设计院，请苏联专家进驻北京院。其中有各级技术领导，包括总工程师、主任工程师、设计负责人，就连成品出图及档案管理都配备苏联专家协助管理，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。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层也都具有一定专业基础，有的本人就是技术专家，而且都有很强的事业心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设计院工作，真可谓“得天独厚”！国家那么用心打造这样的设计院，担当的任务肯定是重量级的，接受的设计项目都是国家计委、中央办公厅及各部委的重要工程，各部有一定难度的建筑项目，就会找到建工部，建工部只要交给“北京院”就可放心，确保质量，按时完成任务。计委要我们做援外工程，建委要我们参与建国十周年十大工程，外交部要我们设计驻外大使馆，教育部又要我院设计大型的重点大学，一机部要建汽车厂；二机部、三机部、五机部、六机部，我院都接受过他们的委托。尤其七机部尝到了甜头，还想把北京院切一块过去。我们院甚至承担中南海内部工程。刚进入这个“拳头设计院”，不认识一个人，还有点拘束。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从未做过的，我从地方上来，水平低。1962年前地方上本就没什么大工程，而刚报到上班，安排我到《建筑设计资料集》编辑组工作，让我计算18层高层框架，将各层柱断面列表供建筑专业设计参考。1962年全国高层有几栋？有几个设计人员做过？那时又没电脑、软件，只有计算尺拉来拉去。但经过自己努力，不到一个月硬着头皮完成了！我自己都有点不信，怎么一下子提高那么快？原因很简单，既是“拳头设计院”，就有美国的工学博士、西南联大的教授、苏联回国的副博士指导，而且还有很多图书资料供参考。在这个院只要努力，肯学肯做，就什么都不用怕，这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增强了信心，打下良好功底。后来我调设计四室，在北**高地做了几个重要的减振设计，又通过计算，成功加固了在沈阳的几个被共振破坏的屋面。领导对我的信任更鼓舞着我，让我担任5204现场设计结构工种负责人，和同仁们一起在现场刻苦忘我工作，得到七机部认可和表扬，并感谢建工部给予七机部的支援。院里对我们现场设计也给予了高度肯定。建工部又派副部长带领小组专程到5204现场慰问和表扬，我们受到很大鼓舞，当时自己也相当兴奋！这就验证了现代人说的“正能量”的作用！——兴奋、热情、全神贯注！活力、精力充沛、多姿多彩、正面挑战、自我提升同时也提升了整个团队！后来，1970年在五七干校时，正逢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，忆及在5204现场的工作，我们几个心情激动，相互点头，会心微笑！回想起来，二十八九岁敢于接受这样大而高难度工程的挑战，而且一起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还真要有些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！当然有北京院这样的环境，加上自己努力，让“正能量”得到很好发挥！那些年是我一生事业中的黄金年代，我要感谢北京院的培养，感谢导师的指导和栽培及同仁们的帮助！是的，建工部北京院有特殊的魅力，国家把它组建成一个“老大拳头院”是具备很多优势的，国内精英、回国的专家权威、优秀大学毕业生，再加上具有一定专业基础及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层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能不兴奋吗？只要有一点爱国热忱，你会不勤奋吗？你的勤奋，专家权威的指导，同仁们的协助，再加上设计项目都是国家级重点，有挑战性。虽然短短不到10年历程，却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段，尽管离开它43年，但仍感到北京院那七八年是多么重要！我们当然怀念它，感谢它！但是单凭从北京院那些年所得到成就和打下的技术基础，还不足以解释北京院人步入老年还那么渴望一起聚会，共同回忆一起奋斗过的历程。其实我们这个北京院，其人员组成造就了这个院的文化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点“超前”，有点“异常”。有时自己也意识到这点，但我们一点也没有自命不凡，就如清华大学分配来的学子，那么自信，那么成熟，却又那么谦逊。上千人的设计院，那么多优秀才子

，包括著名学者权威在内，没有一人过于自信而自高自大。1962年刚调来北京院上班时，在厕所见一清洁工在打扫卫生，使人惊讶的是他嘴里哼着流行的美国音乐。后来发现他在办公室里画图，进一步了解，原来是右派。我的天哪！哪里的右派在劳动改造时，还敢哼美国流行乐曲？而且北京院人知道这音乐的人很多，却并不做声。看来只是经常训斥批斗右派的那些人不懂这种音乐吧？！“文革”时我参与斯里兰卡大会堂设计工作，当时院里的技术领导都划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“戴总”、“林总”的称呼都改成“老林”、“老戴”。我和戴总是同乡，较熟悉，“老戴”这称呼说不出口，工作中我轻声叫了声“戴总”，他马上轻声说：“不要叫我戴总，杨明英（副院长）叫了一声戴总受批判了！还是叫我老戴吧”。当时有两三个人在场，大家都不说话。心知肚明。上班前，那些“反动学术权威”都在办公楼门前排队毕恭毕敬站定，我们倒成老大了？像如今餐馆门口站着两排美女，嘴里说着“欢迎光临”那样，非常可笑！我们路过时也向他们点头微笑，心里都明白，大家都在扮演“角色”！“戏”总要演完……P90 - 91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